

俄罗斯外交史稿

林 军 著

○ 世界知识出版社

俄罗斯外交史稿

——林 军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外交史稿/林军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2

ISBN 7-5012-1691-6

I. 俄… II. 林… III. 外交史-俄罗斯

IV. D8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419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姜志达
封面设计	姚少春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张 颖

俄罗斯外交史稿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电 话	6526592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	850 × 1168 1/32 17 印张
字 数	438 千字
版次印次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47/7/27

献给我的亲人、友人
和所有善良而智慧的人！

前言

俄罗斯外交史是俄罗斯问题研究中重要且兼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之一。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交流的加强,了解我国最大的邻邦俄罗斯已经成为国民关注的热点之一。近年来有关俄罗斯的著述不少,然而,关于俄罗斯外交目前尚无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著述。

本书试图给读者一个从古代基辅罗斯到20世纪末叶利钦为止俄国外交史的宏观脉络,同时力图在某些问题上进行一些新的探索。为此,在这种大跨度而小篇幅的千年外交史的回顾和论述中,作者一般不偏重于一般史实和过程,而是在尽可能照顾宏观体系、注意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作某些历史的思考 and 创新的尝试,力图推出一些新的看法、框架或体系,试图填补某些空白或研究薄弱之处。实际上,自古至今粗中有细地通论俄国外交史就是一种国内外鲜见的新尝试。^①其次,作者尽量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尽可能利用新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尤其是关于苏联时期对外政策的档案资料。此外,作者对于国家元首及外交精英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一定的注意和应有的篇幅,并试图摸索俄国外交思想发展的脉络,梳理俄国外交特征及外交机制的发展演变。

① 自古至今通论外交的著述有,不过没有专论俄国的;中外关于俄国外交的著述也颇丰,而至今未有从基辅罗斯到叶利钦时期大跨度的通论。近年来,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俄国历史所所长阿·萨哈罗夫牵头,组织国内强有力的学术力量,相继出版《俄国对外政策史》五卷本巨著。其跨度之大、水平之高,开创了俄国外交史研究的纪录。不过,它不适合于一般中国读者:一是篇幅过大,五大卷本、洋洋几百万字;二是该著下限仅至1917年为止,是纯粹的近代俄国外交史,留下了现代和当代一大片空白。

外交史本来应该由本国人编写,外人写总有力有未逮和班门弄斧之嫌。写他国外交史的确有诸多难处和不便,但并非绝对如此。外人可以避免囿于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而表现的明显的褒贬;可以减少或避免当局者迷的弊端而增加旁观者清的效果。至于资料问题,他国人自有诸多不便、不及,但也未必处于绝对劣势。外交不同于内政。与外部打交道的事,国人囿于庐山之惑,未必较外人更清楚,甚至某些资料国人未必比外人所知更多。苏联解体后其外交的许多档案在国外被披露就是明显的例证之一。再者,国人不能总是通过外人卷成的纸筒去看世界。

本书在结构和行文上力求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结合,既考虑到广泛读者的兴趣,又照顾到专家学者的某种需求。不过,本书终归是在准备研究生教学过程中赶出来的,是在繁杂的工作中挤出来的,是在京畿往返的奔波中颠簸出来的,也是在假日的夜阑晨曦中熬出来的。尽管作者竭力顾全、力避草率,但纰漏和舛误以及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指正。

外交学院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和出版提供了资助。对此,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借此机会,感谢培养我的博士生导师外交学院张之毅、石磊等老一辈学者和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支持过我的同事;感谢长年一贯支持我的妻子王大宁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亲友同仁;并向为本书编辑出版作出辛勤劳动的同志深表谢意。前苏联驻华公使弗·费多托夫先生抱病对本书初稿提出过坦率意见,在此作者一并表示感谢。最后,冯玉军、白晓红二位博士能够参加部分写作,本人甚感欣慰。

作者于京北西三旗育新花园

2000年2月

绪 论

俄罗斯是一个近代以来差不多每个世纪都会给世界带来轰动效应的民族。它不时地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和反思。其外交首当其冲。^①前人往往偏重从西欧的立场、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角度、从俄罗斯与欧洲始终不协调的关系,批判揭露俄罗斯的外交。这是必要且可以理解的。外交与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太为密切了,以至于无法把它们截然地剥离开。不过,外交终归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和职业,它有自己的规范、价值和标准,有自己的规律、特征和历史。对于它的评价不能单单从政治、意识形态抑或从他国乃至国际的立场角度去评析。本书试图在相对独立的外交领域内,从俄罗斯外交自身发展的角度,从俄罗斯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本能,尽量减少或避免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过分干扰,力图平和而客观地研究俄罗斯外交的历史发展,揭示其外交本身发展中的某些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

外交作为一个特殊而具体的领域,很难套用某些现成而通用的基本理论轻易而简单地说明清楚。俄罗斯的外交更是不时有违于

^① 宏观概括地讲,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曾以战斗檄文般的犀利笔锋无情地揭露批判了18世纪俄国的外交;恩格斯从反对欧洲宪兵的角度批判地研究了19世纪俄国的外交政策;承袭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20世纪苏联外交受到来自西方一个世纪的几乎不间断的敌视和批判;冷战结束前后至今,末期苏联及新俄罗斯政界和学界对于苏联外交进行过认真和矫枉过正的反思。看来,俄罗斯外交似乎注定要经受来自西方不同立场的批判揭露。仅就俄罗斯外交这一口碑始终不佳的历史命运来说,就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和研究。

某些思想理论的经典。难怪经典作家之间也因之发生严重分歧。^①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等基本要素外,国家首脑和外交精英在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视,尤其是在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在这里,违反常规往往是常态,不合规律常常是规律。也就是说,俄国外交在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有一块很大的回旋余地。对它的研究很难拘泥于基础原理的框架、模式和结论。

俄罗斯文明始于欧洲东部,在北方瓦兰基亚武装与南方东罗马帝国的余辉中,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融合中开始了自己最初的外交,开启了俄罗斯外交的发展历程。

俄罗斯最初的外交是在西方东渐的宗教文化和东方西进的政治文化中形成的。俄罗斯横跨欧亚的中间地缘决定了其外交具有东西的双向性。沙皇伊凡雷帝在欧洲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同时,允许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哥萨克东进越过乌拉尔山,最先开始了俄罗斯的亚洲政策,并为其后人提示了以欧洲为主、兼顾亚洲的基本外交方略。可以说,伊凡雷帝最早表现出俄罗斯外交的欧亚思路和实施方针。随后的沙皇继承并发展了伊凡雷帝的欧亚外交

^① 恩格斯痛快淋漓地揶揄了封建反动的沙皇及其外交;斯大林则批评恩格斯在批判俄国外交兴奋得意之时忘乎所以。(参见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卷第13—57页;《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对于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斯大林曾于1934年7月19日向联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并提出了批评。斯大林在文章中批评恩格斯在批判俄国外交兴奋时忘却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斯大林认为恩格斯的文章不仅不具备指导性,而且,“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指出了恩格斯的两个缺点:第一,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政策是由“一帮似乎是万能的和非常有才能的外国冒险家”造成的。“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第二,恩格斯在说明欧洲世界大战原因时“过高地估计了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促使世界大战逼近;“过高地估计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过高地估计了沙皇政权的作用”,而忽略了一个后来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即争夺殖民地、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的帝国主义斗争”,忽略了英国和英德间矛盾的作用。

战略思想,坚持以欧洲为主,以亚洲为辅,并在力所不及的远东巧用外交,兵不血刃而取战场难得之利。

彼得大帝开启了俄罗斯外交走向欧洲和世界的新时期,也开始了俄罗斯外交务实的新历程。这位俄罗斯历史上不凡的人物充分利用国际条件,出色地为俄国争得了利益。他微服出访,打开了俄罗斯外交的视野,拓宽了俄罗斯外交的活动范围,参与了欧洲的争夺,并及时果断地调整、修正自己的外交方略,实现了由南下转为北上的战略大转变,借用欧洲国际关系的格局和态势改变俄罗斯的周边环境,使俄罗斯开始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在亚洲,他以《中俄尼布楚条约》一纸条文,奠定了中俄两国一个半世纪和平的基础,消除了他在欧洲全力用兵之后虞。彼得一世不愧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代开国大帝,为俄罗斯发展打开了一面江山,把俄罗斯推上了欧洲强国的征程。俄罗斯大地铭刻着他的控馕戎马;他求新改革的锐意至今似乎仍在俄罗斯血液中沸腾;他启动的俄国走向世界的轰轰声,始终令世人关注倾听。

非俄罗斯血统的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俄罗斯作出了令俄罗斯人叹服的功绩,也为俄罗斯外交划出了一个新阶段。她决然摆脱在外交上对欧洲王室的传统追随,实行俄罗斯自主独立的新外交,开始了俄罗斯大国外交——一个在欧洲说话有分量的大国外交。她与他国三次合伙瓜分波兰以及首倡英法战争中的“武装中立”标志着俄罗斯大国外交的雏形。叶卡捷琳娜二世并非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然而,却无愧俄国第一女皇的殊荣。不管法国史学家如何渲染女皇韵事的风流,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确是俄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一代风流。她与其夫王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俄国沙皇^①那般崇尚日耳曼;而日耳曼种

^① 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女儿与瑞典国王卡尔十二的外甥、霍尔斯坦因·霍多尔普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的儿子。彼得三世的两种混合血统使他有望成为俄国和瑞典两个大国的王位继承人。

族的女皇却如此热爱俄罗斯,并为俄罗斯做出了令俄罗斯君王自叹不如的贡献。

亚历山大一世开始了俄罗斯外交的欧洲霸主外交时期。他依靠俄罗斯民族颇能苦战的潜力,通过外交的运作,违背理论家的一般的理论规律,在与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中争得了封建俄国的欧洲霸主地位,开始了俄罗斯霸主地位的大国外交。亚历山大一世力图构建一个有利于俄国的欧洲体系。他的霸主外交兼有东西方的痕迹。西方实力外交哲学加以东方精神上的道义,使亚历山大一世的霸权兼有某种东方王道之风,给俄罗斯外交披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一种以宗教和意识形态掩饰的巧妙的外交。他的这一秘诀经过数百年风雨至今仍可令人感觉到。亚历山大一世这位伴随俄国达到顶峰的沙皇,没有辜负其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悉心培育,并且出于蓝而胜于蓝地赢得了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不过,他和俄国令人妒嫉的高峰成为俄国陡然跌落的滑坡悬崖。他玄玄虚虚的宗教意念给实实在在的战争胜利蒙上了虚幻的色彩;他那高处不胜寒的神秘驾崩留给后人的不啻一个不解之谜。亚历山大一世这位通晓欧洲语言,走南闯北、横贯欧洲的胜利者的命运不幸地被后来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在概括俄罗斯人特性时无意地言中了。^①

亚历山大二世处于俄罗斯外交的一个特殊艰难时期,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需要外交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时期。在俄国国际地位陷入低谷,在国内积怨已久的困境中,他通过韬光养晦为俄国社会改革确保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依靠国内改革的元气恢复而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一度挽回了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损失。不

^① 克柳切夫斯基在其《俄国史教程》中曾经如此概括俄罗斯人在顺境中不如逆境中优秀的特征:对于大俄罗斯人来说,“克服困难、战胜危险和失败要比以机智和风度保持胜利要容易;做伟大的事情比意识到自己的伟大要容易。他们是这么一种聪明:在意识到自己聪明的时候,笨起来了”。(《俄国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卷,第311页)

过,在19世纪谁也别想吃独食的欧洲体系中,俄国不得不吐出进嘴的东西。尽管如此,亚历山大二世的外交百年之后仍令当代的俄罗斯外交家不胜感慨。其奥妙就在于俄罗斯外交如何能在困境中拼搏振兴。亚历山大二世是俄罗斯历史矛盾性的缩影:一个缺乏改革气质的帝王完成了俄罗斯历史上重大的改革使命;一个实行改革的人却屡遭革命者谋杀而最终未能幸免。

列宁的外交开辟了俄罗斯外交的新纪元。在革命后俄罗斯既强大又弱小的险恶时期,他以其新的立场、新的原则和新的举措使苏维埃俄国外交与旧俄外交迥然不同,曾使某些外国政府愕然、愤然而不知所措。然而,当他所寄托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利时,他清醒地对自己的外交进行了及时果断的战略调整,与其新经济政策相对应,可称为新外交政策——实事求是的外交调整。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调整为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利益;与敌人斗争的哲学调整为和平共处的策略。西方学者常常抱怨布尔什维克对外政策日益回归到帝俄时代,其实,是学者们过多地把外交理想化、学术化和意识形态化了。外交就是外交,它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国家利益,时间的风雨将冲刷掉它表面的一切修饰。

斯大林继列宁之后,创造了俄罗斯外交历史上的再度辉煌。他外交与武力并用,把列宁的社会主义“孤岛”变为对分天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他的外交冷静、务实;他的手段变幻莫测;他的成就辉煌得令人指责且叹服。看来,斯大林如同俄国历史上其他非俄罗斯血统的俄罗斯首脑一样,堪称深谙外交真谛、精通外交之术的巨匠大师。他二战前欧洲三角智斗中的与狼共舞,他大水袭来同流而不合污的联盗防贼是历史罕见的外交大手笔,是大褒大贬的杰作,可谓贬之有理,褒之有据。斯大林这位让国人和外人折腾得连折腾者也腻烦的争论人物,其外交及外交术却在争论的缝隙中保留至今。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外交,其主意比谁都高,而其结果却比谁都糟。尽管他的新思维曾经那样时尚,那样受人欢迎并制造出令

人欢欣鼓舞的瞬间幻影。他是一个糊涂的理论家,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作为理论家,他理想得近乎空想;作为政治家,他无能且糊涂。他以人权冲淡了本国的主权,以西化混淆了民族的现代化,把人类的终极理想视为近期的实施目标,并慷慨地以苏联的利益与安全预支人类的未来。如今,时间使我们从戈尔巴乔夫现象中品味出许多滋味。一个还健在的凡人创造了诸多历史巨人和当代伟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迹。他以其新的政治思维在短短6年内异想天开地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高姿态退让、超然撤出结束了两极冷战的对峙,也因而使世界陷入严重失衡的倾斜。他用以对付美国星球大战的全人类价值观的新思维外交战略最终仅仅迷惑了他自己和他的人民;他指引了一条使苏联人自由而苦难的道路,最终断送了几代、甚至几十代俄罗斯人的浴血努力,使庞大的苏联瓦解回缩到三百年前的前彼得时期。他究竟是思想上的真诚还是政治上的幼稚,他为世界和苏联人究竟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历史还将不断地作出不同的评估。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是外交的悲剧。其悲剧就在于它的错位。时代的错位:他忘记了外交根本的国家属性,代之以未来国家消亡时才可能出现的抽象的全人类的理念和行为。内外的错位:外交,包括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外宣传的外交辞令,本来是用于国外,然而,戈尔巴乔夫自己精心编造出来本拟对付美国SDI的策略,最终不仅成为自己单方恪守的纲领,而且,使自己的国民对于这一外国人绝不上当的好看而苦涩的东西信以为真。戈尔巴乔夫是俄国历史的错位:俄国社会制造并推出了一个更适用于未来的政治人物,造成了国家以及戈尔巴乔夫生不逢时的悲剧。

叶利钦,一个在20世纪最重大政治地震震中拔地而起的风云人物,一个从旧体制和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顽强而彻底的叛逆者,以旧时练就的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的决心和气魄,彻底摧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硬要建立一个不落后于西方的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叶利钦如同屡屡产生轰动效应的俄罗斯,常有惊

世之举,从他保卫白宫坦克上的慷慨激昂、南斯拉夫普里什蒂那机场的出奇制胜,到他在千年之交几乎冲淡所有要闻的辞职。叶利钦典型地反映了历史上俄罗斯在自己的命运转折时刻坚决、激进的历史特质和锐意改革、义无反顾的气质。他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如同对待自己的心脏手术一样无所顾忌,毫不手软,尽管新俄罗斯带着伤、流着血,面临着空前的艰险。俄罗斯是这样走过来的,也将这样走下去。

纵观俄罗斯外交史,它具有如下传统和特征:

屈辱形成的外交——容忍与务实

俄罗斯外交的这个特征表现在它早期对外交涉中的攀龙附凤——皇室联姻。固然,王室的对外联姻并非古罗斯国家所发明的特有专利,早在古罗斯国家出现之前很久,中国及他欧洲古国皇室的对外联姻就已经运用得很娴熟了。不过,罗斯王公在对外联姻的方位和频率方面是很突出的。王室对外联姻固然是维护王室利益的一种手段,但是,中俄两国皇室与周边国家的地位不同,两国王室的对外联姻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果说古代中国封建王朝对外联姻和亲是为了安边抚远而对所谓“四夷”的羁縻下嫁,那么,古罗斯大公的对外联姻则是为了增强和提高自己而对于强邻的攀附巴结。俄罗斯最初这种低下和屈尊的处境决定了它外交的容忍和务实,刺激了它外交的成熟和发展。

天降大任的磨难——东方蒙古的外交炼狱。

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像大俄罗斯人这样如此地未受自然娇生惯养,……不期待自然及命运的恩赐,如此能忍受一切。”^① 罗斯人在建国以来不断的外患之中,在蒙古鞑靼的统治下,韬光养晦,逐渐巧妙地积蓄力量,最终以蒙古人名义聚敛来的财富腐蚀了鞑靼人,用时光消磨了鞑靼人,用等待收获了蒙古人败退的成果。蒙古的奴役以及罗斯

^① 参见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

内部不睦等极其恶劣的内忧外患的条件锤炼了罗斯大公的毅志，激发了罗斯大公外交的聪明才智，造就了最初的外交人才，酝酿着俄罗斯外交的风格和特色。此外，入质金帐汗室的罗斯大公的后嗣寄人篱下，学习外国语言，熟悉异族风习，在恶劣危险的环境中受到天将降大任前的磨练，具备了忍耐、冷酷和狡猾等这些当时必需的政治权术和素质，学会了在险恶复杂条件中保护、发展自己的实际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古鞑靼统治者始料不及地为罗斯造就了最初的外交人才，培育了反对蒙古的外交精英，为罗斯培养了伊万三世和四世这样冷酷而成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俄国虽然没有受惠于西欧的文艺复兴，但它在东方政治文化苦涩的浸泡中领悟到西欧政治启蒙的思想理念。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还在谈论君主道德时，俄国政治舞台上已经推出了摆脱道德束缚的成熟的国君和外交家。

逆境闪光的外交：摆脱困境比维持优势出色。

俄罗斯是历史的晚成者，然而，其成为大器却并不比他国晚多少。

俄罗斯没有自己更加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其政治外交史。不过，它比许多千年古国更早地形成了大国意识和外交思想。彼得一世微服出访是俄国外交走向世界的最初尝试，北方大战的胜利使俄国开始跻身于欧洲大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摆脱对大国的外交依赖，开始提出并实行自己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俄罗斯外交从艰难中走了出来。亚历山大一世把俄国外交变成了欧洲霸主国的外交。

克柳切夫斯基曾经说过俄罗斯民族在困难时显得更为优秀。这话用于俄罗斯外交也很贴切：俄罗斯外交摆脱困境往往比维持优势更为出色。亚历山大一世的战绩辉煌，而外交相形见绌。这不仅是与当时失败的法国外交相比，而且，与克里木战争失败后的亚历山大二世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反差也十分明显。

俄罗斯外交中独特的现象：外交不排除外。

19世纪末,恩格斯就在《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中揭露批判了俄国外交界中的所谓现代耶稣会,一伙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操纵俄国外交,为虎作伥,把俄国变得如此强大,达到他们“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①我们暂且搁置斯大林与恩格斯观点的分歧,俄罗斯外交的外国人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从另一个角度看,俄罗斯在自己的外交中,包括在外交的决策和执行等这些关系皇室、国家和民族利益与安全的头等重要领域里,敢于并且能够屡见不鲜地任用、信用并驾驭这些外裔外交要员,这在其他国家的外交中实属罕见。这也是俄罗斯外交不排除的突出特征。恩格斯曾认为这些外国人组成的耶稣会控制俄罗斯,实际上,俄罗斯也利用这些人为俄罗斯效力。除了恩格斯所点名的外籍外交要员之外,在苏联和当今俄罗斯都不乏外国血统的外交要员。

俄罗斯何以在外交上不排斥外裔要员,敢于使用擅于欺骗别人而不被别人欺骗的外国血统的人?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外交人才?显然不是。原因大概如下。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交通接合部,不仅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冲撞融合地带,而且也是人种的混杂和交融地区。在这里,尽管大俄罗斯具有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但它无法回避与诸多欧亚民族混杂共处的现实。俄罗斯在历史上早已熟悉并适应了不同民族共处、多人种混杂的环境。俄罗斯从留立克时代起已经接受了北欧人高马大的瓦兰基亚人,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容纳了东方黑眼乌发的鞑靼人。彼得大帝强行使俄罗斯接受的不仅是西方的文化,也引进了西方的人才,其中包括外交精英。与此同时,彼得继留立克之后,再次给俄罗斯的皇族注入外国血统。他处死了自己的独生子,外嫁了自己的女儿,造成了混血的彼得三世及外国血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全然外化了俄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卷,第23—24页。

斯皇族的血统。连皇帝都有外国血统,大臣要员中的外籍人自然不足为怪了。不过,外国血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大概忌讳自己的异族血统,而在任用外人方面比较谨慎,但她混杂血统的后裔——19世纪的沙皇们却无所顾忌地启用外国血统的外交大臣。从涅谢尔罗迭、卡波吉斯特利到吉尔斯,大概只有哥尔恰科夫才能算是标准的俄罗斯血统的外交大臣。俄罗斯王室外国血统的这种状况,吸引了国外嗅觉灵敏的职业外交家。俄罗斯为他们提供了自我发达的机会和条件,他们也为俄罗斯外交作出了努力。历史上,俄罗斯与这些外裔职业外交家之间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他们相互为用,各得其所。

目 录

前 言	5
绪 论	7

第一编 俄国外交史

第一章 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外交的滥觞	3
第一节 俄罗斯外交的起源	4
第二节 基辅罗斯攀龙附凤的联姻外交	15
第三节 莫斯科公国的外交炼狱	18
第二章 彼得一世走向欧洲的外交	31
第一节 彼得的外交改革	32
第二节 彼得的征战与外交	40
第三章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国外交	47
第一节 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外交	48
第二节 大国外交与战争	60
第四章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大起大落的外交	65
第一节 保罗一世的外交大转弯	66
第二节 亚历山大一世的欧洲霸主外交	70
第三节 尼古拉一世失败的外交	89
第五章 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韬光养晦的外交	101